

爱玲说

刘绍铭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爱玲说

刘绍铭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玲说 / 刘绍铭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218 - 10377 - 8

I. ①爱… II. ①刘… III. ①张爱玲 (1920 ~ 1995)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0153 号

AI LING SHUO

爱玲说

刘绍铭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曾 莹

总 策 划: 肖风华

主 编: 李怀宇

责任编辑: 陈泽航 李怀宇

封面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 www. gdpph. com](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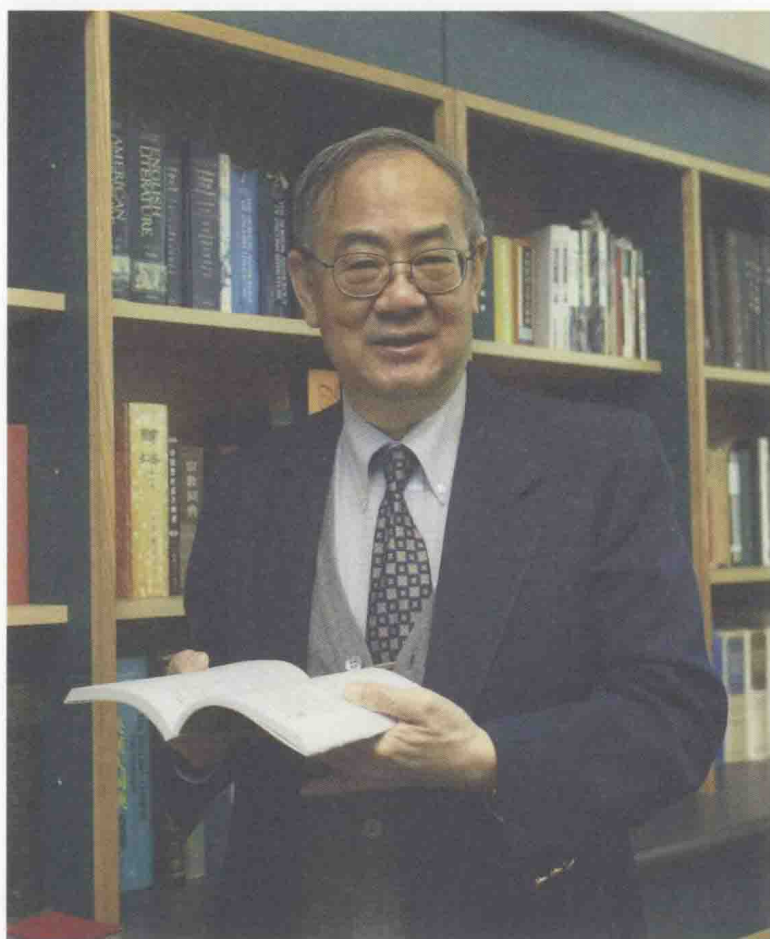
印 张: 7.75 插 页: 1 字 数: 174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刘绍铭

序

课室内的张爱玲

刘绍铭

旧事重提。2000年秋，岭南大学主办了一个张爱玲研讨会。第一天晚饭开席前，公关部同事传话，说有“好事者”问为什么会议不请张爱玲参加。

当时忙着招呼客人，没有打听“好事者”是谁。事后也没有“跟进”。何必让人家难堪呢，到时自己总会发现的。凭常识看，“好事者”对“祖师奶奶”的兴趣，不过是闲来无事茶余酒后的一个“八卦”话题，不可能是奉张爱玲为“教母”的粉丝。说不定他仅从《色·戒》或《倾城之恋》认识张爱玲这个名字。

张爱玲成大名后，大大小小的作品陆续成为高等学府中硕士生博士生争相研究的题目。但让张爱玲小姐在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中成为闲聊对象的，不因她是《金锁记》或《秧歌》的作者，而是因她极不寻常的家族背景与个人经历。在敌伪时期的上海，她一度是胡“逆”兰成的夫人。在战后上海小报文人的眼中，她更是勾搭美国大兵的“吉普女郎”。

后来祖师奶奶到了美国，下嫁一位年纪比她大一截家无恒产的旧时老美“左翼”作家。怀过孕但流了产。老美丈夫身故后，张小姐离群索居，在加州过着“拒人千里”的生活。至亲好友（如夏志清先生）给她写信，有时也要等一年半载才得到她一张明信片作回音。但张小姐毕竟曾经一度是“临水照花人”，她的私生活愈神秘，愈引起好事者寻根究底的兴趣。

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吹起了“张爱玲热”，大小报章都抢着刊登奶奶的起居注。戴文采女士受报馆之托到美国访问奶奶，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心生一计，租住奶奶公寓隔壁房间，方便窥其私隐。每次看到奶奶出来倒垃圾，等她离开后就倒出盛在黑胶袋子的东西细细端详一番。经戴文采的报道，现在我们知道奶奶爱用什么牌子的肥皂：Ivory和Coast。

张小虹对这个因张爱玲生前死后引起的“文化现象”用了两个既残忍又brutal的“学院派”名词作界定：一是“嗜粪”（coprophilia），一是“恋尸”（necrophilia）。这两个名词听来恐怖，所幸张小姐归道山已二十年，当年有关她种种的流风余韵，随着白头宫女一一老去，再也“热”不起来了。

张爱玲留给现代中国文学最珍贵的遗产是她“瘦金体”叙事的书法。新文学时期的作家，巴金、茅盾、老舍，你说好了，内容不说，单以文字看，都像亨利·詹姆斯说的“臃肿怪兽”（baggy monster），一身赘肉，有时非得先拿起笔来削其脂肪才能看得下去。

我在旧文《兀自燃烧的句子》介绍过张爱玲的文字特色。开头这么说：“在中国近代作家中，钱钟书和张爱玲均以意象慧盈、文字冷峭知名。”两人相比，我还是觉得张爱玲的经营比较深入人心。钱钟书博学，有资格目中无人，所用的譬喻和

意象也因此刻薄成性。张爱玲眼中的众生，包括自己在内。她在《我看苏青》一文说：“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我说的“兀自燃烧”，说的是张爱玲有些句子，不必放在上下文的语境中也可见其“潜质之幽光”。且取《金锁记》一段：

“季泽把那交叉着的十指往下移了一移，两只拇指按在嘴唇上，两只食指缓缓抚摸着鼻梁，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来。那眼珠却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没有表情。”

看过《封锁》的人，不会忘记那位二十五岁犹是“云英未嫁”的大学讲师吴翠远，因为她手臂白得“像挤出来的牙膏”。因为她的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羞怯怯的，“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她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

看《色·戒》电影，我们的注意力当然都落在男女主角身上。可惜汤唯的“内心世界”，只能在文本窥探。且看佳芝等易先生出现时那种患得患失心情：“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不久前《印刻文学生活志》出了特辑，以此作标题：《为自己预约一堂美好的文学课：初、高中国文课的文学注目》。我听到前台湾师大附中同学李椒庭说，他在国文课遇上了张爱玲，深为《天才梦》中的彩句所震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

李椒庭同学是在课堂内认识张爱玲的。靠文本聆听祖师奶奶的声音、揣摩她“临水照花”的风貌。《天才梦》是张爱玲初试啼声的作品，竟令这位当年尚未识愁滋味的小朋友“两只手臂的疙瘩全弹出来，被瞬间加快的心跳震得跳起波浪舞”。

沈双在《零度看张：重构张爱玲》的编者序言这么说：

“我在香港教书过程中经常有学生对我说张爱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了。既是经典，就是美文的代表。但是我们这个集子里有不少文章都特别提出了张爱玲不美及不雅的一面，她的污秽、她的俗气、她的悲观、她的‘小’，以及她的艰难。”

这些有关祖师奶奶的评语，坦率得很，但也实情如此。也许因为我跟张小姐有过一面之缘，多次通过信，帮过她忙找差事，在这里可以补充说一句，张小姐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文字空间跟别人交往，一点也不可爱。上述那位李椒庭同学初识《天才梦》感受到“加快的心跳”。这可说明张小姐文字本身有教人过目难忘的魅力。

张爱玲离开大陆经香港赴美定居，可真是两袖清风，生活靠的是美国基金会和大学的研究经费。张小姐流落香港时，对她照顾得不遗余力的是宋淇先生和夫人。在美国定居后，夏志清先生因知她除写作外别无其他谋生能力，到处给她写推荐信申请研究经费。除一封接一封的介绍信外，夏公还替她的英文著作找出版社，可惜Eileen Chang（张爱玲的英文名）没有张爱玲的名气，她的英文作品，一直在欧美找不到市场。

祖师奶奶晚年住公寓，常常搬家，幸得一班晚辈帮忙。其中有我的同学庄信正和诗人张错。他们先替她跑腿找房子，然后动手动脚替她“搬家”。1995年9月8日下午四时许，夏志清在纽约家居接到张信生教授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张爱玲的死讯，当晚就写了数千字长文《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念她。曾以各种形式对爱玲“凄凉”身世伸出援手的“粉丝”如庄信正、张错、张信生等不会想到从她身上可以拿到什么回报。这倒是个文人相惜的好例子。

目 录

序	课堂内的张爱玲.....	(1)
---	--------------	-------

甲 辑

张爱玲现象	(3)
落难才女张爱玲.....	(13)
缘起	(21)
兀自燃烧的句子.....	(26)
细细的喜悦	(32)
张爱玲的散文.....	(36)
褪色的玫瑰	(58)
张爱玲的知音.....	(63)
张爱玲教英文.....	(67)
《郁金香》读后.....	(69)
到底是中国人.....	(72)
张爱玲的中英互译	(78)
轮回转生：试论作者自译之得失	(98)
英译《倾城之恋》	(117)
张爱玲的英文家书	(125)
依然故妳.....	(127)

身世悠悠.....	(129)
另类张爱玲	(131)
传奇的诱惑	(135)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	(137)
民国女子.....	(139)
私语亲疏有别.....	(141)
爱玲“原罪”说.....	(144)
该拿张爱玲怎么办?	(149)
张爱玲的甜言蜜语	(153)
爱玲五恨.....	(155)
爱玲小馆.....	(161)

乙 辑

一介布衣.....	(167)
荒野的呐喊	(173)
古风犹存.....	(180)
国粹·软刀子·杂说	(184)
分享何时了	(191)
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	(197)
Howard 原来是浩文	(203)
葛浩文的极短篇.....	(208)
流在香港地下的血	(215)
无端来作岭南人.....	(224)
闲话闲适.....	(231)

甲

辑

张爱玲现象

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1997年4月起在《联合文学》连载，中间断了好一段时间，后来陆续刊登，至2013年2月停止，随后即出了单行本。我手头的版本是2013年3月印刷，3月10日已是“初版五刷”。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内的“初版五刷”的销售量究竟是多少，但无论如何，一本不以八卦作招徕的作家书信集一上市就出现如此气势，大可视为英文所说的phenomenon，一种特殊现象。如果一般以作者生平为叙事文本的著作难有市场，那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应是个“异数”。三十年来，“祖师奶奶”给夏先生发的信件和短的明信片共有118封。志清先生写信和复信一向勤快，若不是张爱玲因多次搬家差不多全部失去（她有名言：“三搬当一烧”），夏先生自己或其他人经他授权也可整理出一本《夏志清给张爱玲的信件》。虽然在销路上难以望爱玲书简背项。但这些书信将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对“友情”的意义最动人心弦的诠释。

幸好宋淇夫人邝文美在张爱玲遗物中找到了十六封夏先生给爱玲的信。1987年6月27日发出的那封其中有这么的一段：

今天明报月刊正月号登了你的中篇《小艾》，很轰动，同时联副、世副曾连载过，我想台港美所有的张迷

都在年初看了这篇你的旧作。“联副”有你的地址，希望早把稿费寄你了。若未，你自己也不妨去问一声。月前有机会同张健波通信，因此连带问一声，《小艾》稿费已寄张爱玲否。回信他说没有你的通讯处，稿费至今存于会计处。我因之回信建议，他同我各写一信，希望one of us得到你的回音，再按指示把稿费寄上。你不怕陌生，同张君通信也好，希望你获得到你应得的income。

张健波那时是《明报月刊》总编辑。张爱玲初来美时，一直希望以英文著作打进欧美市场，像林语堂一样过风光生活，可惜她小说的题材和人物不合洋人的口味。她晚年在美国的生活，全靠稿费和版税的收入。1966年夏天夏志清在台北初识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他写信告诉张爱玲，得到了她10月3日的回信。夏先生在“按语”上说：

我们可以说，我同平鑫涛的初次会谈，解决了张爱玲下半生的生活问题。爱玲只要我“全权代办”有关《怨女》的“连载与出版单行本事”，但那次会谈，我显然向鑫涛兄建议为张爱玲出全集的事，而他必然也赞同，且答应在稿费和版税这两方面予以特别优待。

1983年2月4日张爱玲写信告诉夏先生：

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总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

张爱玲离群索居，一直视住址和电话号码为私隐。她有过年没复志清先生信件的记录。原来那些年她忙着生病、忙搬家、忙看牙医，疲于奔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替人办事，急人之急是古风。夏先生看到她小说在《明报月刊》刊出，就关心到她的稿费问题。他去信问张健波先生给张爱玲寄了稿费没有，在礼貌上说来，这有点“越份”。这还不说，他还提议两人各写一信，希望其中一人得到张小姐的回音。套用俗话说，这正是活脱脱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现代版。

从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件和他附加的“按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她的照应可说无微不至。他跟她认交三十多年，但只见过两三次面，而且都是跟朋友在一起的叙会中匆匆的一面。夏先生跟“祖师奶奶”的情谊，完全是一种笔墨之交。张小姐身体不好，一年到晚都感冒，他就建议她服用高单位的维生素C和E。她牙齿常出毛病，他就告诉她自己护齿的“秘方”，告诉她现在有一种电动牙刷叫Interplak，消除“牙斑”（plaque）很有效，大的药房有售，不妨买一支试用。

夏志清自跟张爱玲订为笔墨之交以来，前前后后也为她跑了二十多年的腿。她以难民身份移民美国，嫁了老年多病的“过气”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 1891—1967），生活极为拮据。赖雅家无恒产，逝世时拿的社会福利金是每月五十二美元，连房租都不够。张爱玲在丈夫生前死后的生活开支，靠的都是自己。开始时为香港好友宋淇服务的电影公司编写剧本。六十年代中她得志清先生穿针引线，拿到基金会的津贴翻译《海上花》。两年后约满又得靠夏先生“跑腿”找点

“小事做，城乡不计，教书不合格，只能碰机会”。这是1968年的事。

如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张爱玲要找些“小事做”，就凭《传奇》带来的名气，要挂名“混”个闲职，“闲话一句”而已。但在花旗国家，张小姐只是十一个字母串出来的“外国人”。要在大学谋教职，没有学术著作和博士学位，一般过不了铨叙仪式的第一关。逝世多年、曾先后任教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James J.Y. Liu）也没有博士学位，但刘教授著作等身，名重士林，张爱玲在这方面跟他不能相提并论。

张爱玲也知道自己谋生条件之不足。她“自报家门”地跟志清先生说：“我并不光是为了没有学位而心虚，不幸教书的不仅是书的事，还有对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几个博士衔也没用。”

六十年代初张小姐在香港编剧时，那时电影界的“天皇巨星”李丽华慕其名，通过宋淇先生安排一个让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机会。宋先生不负所托。张爱玲如约赴会，让李丽华见过自己的面貌后，也没有留下来寒暄，点心也没有吃，转身就告辞了。她孤绝冷漠的脾气，仿似《世说新语·任诞》篇跑出来的人物。“我最不会交际，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当作业务去报到。”她这么跟志清先生解释说。她冲着老朋友宋淇的面子把李丽华看作“业务”才去“报到”。

《秧歌》的英文版，1955年由极有地位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仅此一次，再没接受她其他作品。她把脱胎于《金锁记》的*Pink Tears*（《粉泪》）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Knopf。Knopf的退稿信写得极不客气：“所有的人物都令人

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

《北地胭脂》经多家公司退稿后，张爱玲请夏先生代她找几位“批评家与编辑看看”，特别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学教授Donald Keene。六十年代初夏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tenured professor（终身教授），时有新学术著作问世，在美国的汉学界声誉日隆，大可过着“人到无求”的清静日子。可是受了爱玲所托，不得不替她“跑腿”，跟本无任何业务关系的日本文学教授应酬。Keene是美国学者当中推介日本文学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关系密切。张爱玲特别点名请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没有理由的。夏先生只好“硬着头皮”照办。Keene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还写了评语，可惜“反应并不太好”。

张爱玲的名声，是夏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打造出来的。他既然是她作品的“代言人”，为她“跑腿”、写介绍信、写序言，辛苦是够辛苦的，但也实在责无旁贷。这且不说，我想夏先生最感吃力的莫如怎样向一个“想象的雇主”推荐一个在履历表上除了年龄、籍贯和著作书目外不见“专上学位”和实际“工作经验”的Ms Eileen Chang的工作能力。爱玲说过“我找点小事做，城乡不计”。不知道她心目中的“小事”是哪一行业。她拒人于千里，不适合在办公室当秘书。她体格如“临水照花”，没气力到麦当劳卖汉堡。

通过夏先生的“穿针引线”，到了1969年张爱玲终于找到一份虽然不一定适合她性情与兴趣但绝对是她可以胜任的工作：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职务是解释中共